

道路上,你们这会 在哪里呢?

亚丁风味客栈

稻城亚丁,是我神往已久的地方。稻城和亚丁基本是相提并论的。其实亚丁是稻城的属地,稻城是县,亚丁是稻城县日瓦乡(现改名为香格里拉乡)的一个村庄。去时可能是内心急切,加上赶路,许多事物都变得模糊,返回时反而变得清晰起来,印象也更加深刻了。

到亚丁,从日瓦乡就开始翻山,急促的山,没有过度,硬生生地翻过去。在一个能看到亚丁村的观景台,可以看到山下的亚丁村,也可以看到远处的雪山仙乃日,这个地方有最多的人驻足,我们那天在这里呆到日落,仍没有看到云中的神山露脸。

如果说亚丁的风光是天堂,而亚丁的待客设施对于外地游客那就够你喝一壶的。我们所住的亚丁客栈,是一座藏民的楼,典型的藏居,墙体由石块垒起来,里面是很奢侈的原木架构,如果只是观赏,完全是具有民族风情的,并且是神秘的,有味道的。但对于从现代城市跑过去的人,这里的设施十分简陋,没有水龙头,没有卫生间,每个房间都是通铺,要睡十几位男女,不知盖着谁盖过的被子,也不知谁会接着盖自己睡过的被子。有一个房间



日照神山

这是我们走得离亚丁风景最近的地方了,那些骑马的人将比我们走得更远。摄影人巴望着太阳出来,天露一点白就开始架机器,然后有人说“红了”,特指太阳光打在云上,使云变红,这样就可以拍云彩了。那天的云的确是红过,但红云并不在我们要拍的那三座山峰上,那是流云,就像主角还没出场时,人们被龙套短暂地吸引。这里是观看三座神山即仙乃日、央迈勇、夏诺多吉的最佳地点。那天我们等到了天亮,却没有等到神山露脸,总是有白云的面纱挡着,难以一睹真容。这可能是最能近距离接触雪山的地方,几座山都是那么地接近,近得可以看见雪山上的冰川灰暗的裂隙。神山虽然没有露脸,但我们仍然虔诚地拍。雪山下面是森林,森林下边是草场,流水在草地上淌过,远远近近,高高低低,有红的黄的树木,山和树倒映在水里,像电影《阿凡达》制造的梦境,说这是人间仙境一点也不为过。我们且拍且退,角度变换,景致也变幻,渐行渐远,总有那高山注视着 我们。

下山时我们终于看到了半夜摸黑走过的路。这时已是马的世界,人们上来骑马下山骑马,浩浩荡荡,赶马的人不亦乐乎。这里可能集中了周围所有村庄的马和人。清晨我们走时那么冷清,现在却是这样的喧嚣。这是一条森林中的路,高大的松树上挂着树挂,像绿色的胡须,证明空气十分好。一条落差较大的河流向下奔腾,河中铺满石头,平滑,有大有小,色彩不同,应该可以称得上斑斓。玛尼堆高大,用片石垒成,上面刻着经文,神秘也神圣,有的就堆在路中间,人们只能绕道而过。也有人用捡到的石块认真地放在更大的石块上,也算一种朝圣的礼仪。那是一条下坡的路,顺着水的流向,一直到山下。然后我们找到住的亚丁客栈。

摄友圣地红草地

从亚丁到稻城,基本上是高山牧场,湿地。稻城县是一条十字大街,很新,坐落在平坦的河谷,实际上每一个高原小城,都是在山与山之间的盆地上,这里地势平坦,水草丰美,适合人们集中居住。

稻城的一大招牌标志就是桑堆的红草地。在稻城打尖后,往理塘方向走,走出二十多公里,我们靠路边停车,这里就是最著名的红草地,摄影人的圣地。这仍是一汪水塘,十来亩地吧,里面长着红茎红叶的水草,密密挤挤地竖在水里,水深的地方稀疏,浅的地方密集,有一些石块推在红草地上,对面是一排白杨树,再远就是农舍,远山,这几样风景一组合,怎么拍怎么漂亮。就这么一方水草,不知让多少摄影人魂牵梦绕,这次得以一见真容,亦是人间仙境。

再重点说说稻城和理塘之间的冰川遗址。如果说很多的草并且辽阔就叫草原,那么很多的石头并且辽阔就应该叫石原。目光所及,只有石头,大的如房,小的如盘,那石头的河流,仍然保持着千万年前运动的姿势。那是被冰川摆放好的,水摆布石头,以柔克刚。更大的石头的顶上,像仙人没有下完的棋,绝不是人力所能及的。石头滚瓜溜圆,铺在坦荡的山顶,开阔,粗犷、荒凉、寂寞,亘古以来,就是这样,看风起云涌,看日落月升。石原并不是那么干旱,有水泊星罗棋布,让这石原成为湿地,因为有水,这里被称为海子山。听说有一千多个小水泊。要是有人来这里拍电影,应该可以成为史前故事的产地或科幻片场,登月电影应该也可以在这里拍。太阳使天空晴朗,蓝天映在水里,水蓝得那样纯净,成为我们镜头中的风景。

渐行渐远,我们离开神的居地,回到自己生活的位置,不知神是否越过苍穹,还在注视着 我们。回味这段经历,无比珍贵。这许多时光中的一段时光,这许多旅途中的一段旅途,这许多美好中的一段美好。



红草地

稻城亚丁：神居的地方

文图\本刊特约撰稿 李再明



亚丁日瓦乡远眺

从成都出发,经雅安、天全、泸定、康定、雅江、新都桥、理塘、到达稻城、亚丁。全程 800 多公里,除了到雅安有一段高速公路,全部是盘山公路,基本没有直路,山上山下地盘、绕,虽然艰苦,但风光如画,美不胜收。

低处有奔腾的流水,有藏民独特的房子;向上有森林,低矮的灌木,高大的塔松,各种颜色的植物;再向上,是高山牧场,黑的花的牦牛,土黄的草地,无比辽阔;站在山口,看群山一层一层,像漫向天边的涟漪,每一个山口都有经幡飘扬,从山谷到山顶,一下子可以看到几个季节的风光,一天就可以经历一个四季;再往上看,是雪山,是神居住的地方,我们只能仰望,膜拜,感叹大自然的无限神力。

道路决定我们的视野。我们所看到的风景,其实就是一条路的风景。我们所了解的世界,实际是世界的一条缝,我们是在缝窥世界。说实话,我对当时的修路人的尊敬可能多过对神的尊敬。在崇山峻岭,用最简陋的工具,筑路修桥打隧道,还有那些栽电杆的人,以前是木头电杆,现在是水泥的或者是钢铁的,顺着路延伸,路有多长,线路就有多长,路和电线相生相伴,无穷无尽。在荒凉的高原上,只有这两样散发生命的气息。我心里时时感慨,伟大的筑路人,当我们走在你们修建的

睡了三十五个人,男男女女。这家人的火塘边,也打地铺睡了十二个从丽江来的男女。他们火塘上架着一个烧开水的大锅,下面伸进木柴,不断火地烧。烧热了就倒进一个像锅炉一样保温的铁桶里,谁要用水就打开下面的开关接。厨房要安排这些人吃饭,就一队一队的轮流吃,像赶场。

洛绒牛场静待日出

那天我们四点起床,匆匆向亚丁最美的洛绒牛场赶去,像是赶去烧头香的朝圣者。摄影器材雇藏族村民背,我们徒步走到冲古寺,那真是一段艰苦的旅程。五点多坐景区的车到洛绒牛场,当时满天星星,月亮只有一弯,月亮亮,星星也亮,在高原,星星是硕大的,巨亮。这个牛场已经没有牛,成了一个观景台,我们在那么冷的夜里静待日出。